

叙利亚局势由来与走向

□ 贾文岩

叙利亚局势既是国内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也跟国际势力在中东的角逐密切相关。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着西方大国的广泛介入,但基本没有在安理会框架内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叙利亚危机旷日持久,至今没有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叙利亚局势未来走向,与各方势力的力量消长,变数很大,存在多种可能。

一、叙利亚局势形成的原因

(一)国内因素

1.宗教矛盾与族群矛盾交织。叙利亚是一个民族和教派构成十分复杂的国家,800多万总人口中,90.3%为阿拉伯人(包括40万巴勒斯坦难民),9.7%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从教派来看,逊尼派占总人口的74%,阿拉维派占总人口的12%,基督教徒占总人口的10%,德鲁兹派占总人口的3%,犹太教徒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派占总人口的1%。由于存在多种教派和族群,不同的教派和族群在国内有不同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宗教矛盾还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国内教派摩擦不断,族群矛盾重重,这是影响叙利亚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2.经济困难,腐败盛行,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很高。虽然2000年巴沙尔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成效有限。叙利亚人均收入徘徊在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中后部,贫困人口数量庞大,三分之一人口每天收入只有不到2美元,失业率很高。据叙利亚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叙失业率达14.9%,全国约30%的人口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月收入49美元)以下。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阿拉维派军官、逊尼派大商人和企业家族组成的叙利亚精英集团,过着奢侈的生活。叙利亚有句俗语:“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上,大马

士革必与之齐名。”阿萨德家族成员更是控制着垄断行业和要害部门,政府腐败问题严重,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巴沙尔的弟弟马希尔的贪污腐败问题一直都为社会所熟知。

3.总统世袭,实行家族统治,对内采取高压统治,严格限制公民权利。现任总统巴沙尔是前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由老阿萨德在世时内定,在唯一候选人的情况下当选。巴沙尔继承了父亲的政治遗产,利用军队、复兴党、安全机构及其官僚机器,对叙利亚人进行严密的控制。紧急状态法实施48年之久,此法赋予了总统无限权力。虽然叙利亚政府4月21日同意废除紧急状态法、撤销国家安全法庭,赋予公民和平示威游行的权利,但同一天,叙利亚政府批准设立一条新法规,规定叙利亚民众举行“和平示威”需经内政部批准,要求民众不参加“任何游行、示威或静坐活动”。

(二)外部因素

叙利亚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中东的几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宗教纷争、少数民族、反恐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都与叙利亚息息相关,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对这些问题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叙利亚有“小国中的大国”、阿拉伯世界“心脏”之称,是中东地区的“火药桶”,是中东地缘政治的神经中枢,具有牵一发而动中东全身的作用。因此,叙利亚成为中东各国和世界大国角逐的场所,外部势力广泛介入叙利亚。

1.叙利亚影响着阿以和谈进程。叙利亚是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及杰哈德关系的支持者,叙利亚能否继续愿意跟以色列保持相对和平的关系,限制哈马斯武装人员,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跟以色列和谈,对保证以色列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叙危机发生以来,以色列既担心巴沙尔下台后会有伊斯兰激进势力乘机进入叙利亚,对以色列安全造成更大威胁,另一方面,巴沙尔下台会削弱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关系,使真主党和哈马斯失去支持者,对以色



列是有利的。因此,叙危机发生以来,以色列心态复杂,很少表态。

2.宗教矛盾。中东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其中多数属于逊尼派,少数属于什叶派,两派之间长期存在着争夺与屠杀。而且大多数中东国家是逊尼派掌握政权,而叙利亚和伊朗是由少数派什叶派掌权,沙特、卡塔尔之所以成为中东国家攻击叙利亚的急先锋,而伊朗坚定的支持叙利亚,跟这种教派纷争是密不可分的。

3.族群矛盾。中东地区主要有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突厥人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人的叙利亚,一直存在民族矛盾,同时也存在伊斯兰教世界政治主导权、宗教领袖地位的争夺。库尔德人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几个国家内,一直遭受歧视,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因此,土耳其政府一方面积极支持制裁和打击叙政府,另一方面,反对库尔德人自治要求,防止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谋求分裂。波斯人的伊朗,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但是阿萨德政权却是伊朗的坚定盟友,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紧密合作。

5.大国利益的角逐。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插手。中东作为主要石油产地、恐怖主义的重要源头,一直备受美国关注。伊朗和叙利亚都在美国“流氓国家”名单之列,是中东坚定的反美政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对巴沙尔的国际策略感到不满。因此,自叙利亚动荡以来,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一直丑化叙利亚政府,对叙政府进行制裁,甚至企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叙动武。叙利亚跟俄罗斯关系密切,一直是俄罗斯在中东的坚定盟友,是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武器销售国,俄在叙利亚有其在独联体以外唯一的军事基地,因此,俄罗斯不希望今后叙利亚建立起亲美政权,坚决反对以武力干涉叙利亚。

二、影响叙利亚走向的主要力量

1.巴沙尔对政权的掌控能力。只要叙利亚军队不发生哗变,叙利亚政府不发生政变,巴沙尔就仍然能够掌控局势,维持其政权。叙利亚军

队中,重武器兵种和高技术兵种完全由本家族出身的什叶派阿拉维派和与之结盟的德鲁兹部落垄断,基督教少数派也拥有一席之地。军队的高级军官,都自这些派别。因此,军队尤其高级军官对巴沙尔忠心耿耿,因为一旦巴沙尔政权倒台,他们不可能再享有这样的待遇,甚至可能因为自己是少数派而遭受清洗和屠杀。所以,虽然零星有一些政府军士兵哗变,但巴沙尔依然掌控着军队大权,这是巴沙尔应对国际社会压力以及反对派的底气所在。

2.反对派联合的程度。叙利亚反对派林立,目前在叙利亚,差不多有17个主要的反对派组织,主要有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叙利亚自由军、地方协调委员会、叙利亚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民主人民党、库尔德人未来运动党等。其中得到“叙利亚之友”承认的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自由叙利亚军则是反对派中主要的军事武装组织。这些政治派别可以分为三类:境内反对派、境外反对派和武装反对派。这些派别诉求不同,没有领导核心,反巴沙尔的外部力量也搞不清楚该扶持谁。

3.伊朗及其他激进势力。伊朗是巴沙尔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它反复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坚定支持巴沙尔政权,一旦叙利亚局势失控,伊朗有参战的可能性。即使伊朗不正式参战,也会暗地里通过各种手段支持巴沙尔,真主党、哈马斯也不会无所作为,美国对此也很头疼。所以安南和俄罗斯都希望让伊朗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中发挥作用。

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海合会成员国的态度。要求巴沙尔下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海合会成员国一直坚持的,并声明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目前,他们驱逐叙外交官,对叙利亚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还给予反对派资金和武器上的资助,以增强叙国内反政府的力量。但是,由于反对派一盘散沙,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亲西方的叙利亚反对派领袖,加上反对派中有不少伊斯兰激进分子,美国担心日后成患。目前,法国主张军事干预,美国和英国则只是表示不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



5.俄罗斯。俄罗斯目前虽然声明并不是坚定的支持巴沙尔政权,但是声明坚决反对任何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决议,加上中国也坚决反对外力干预叙利亚内政,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通过以武力解决的可能性很小。

三、叙利亚走向分析

目前,叙利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巴沙尔政权正面临十多年来最严峻挑战,未来前景十分黯淡,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但叙利亚问题的未来发展还有多种可能性,最终走向仍有待观察。

第一种可能性是政治解决。从目前来看,并非不存在政治解决的条件。联合国监督团仍然在叙利亚工作,联合国与俄罗斯都在积极活动,准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商讨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案,美国也没有迹象表明要很快军事干预叙利亚,运用军事手段打垮巴沙尔政权。虽然美国不喜欢巴沙尔,但军事干预是否会造成更多的人死亡,是否会造成更大的动荡,后巴沙尔政权是否能更民主?激进分子是否会乘机在叙利亚得势?这些是美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国和俄罗斯态度坚决,反对外力干预叙利亚内政,伊朗也公开表示了对叙利亚的支持,这也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叙利亚国内很多反对派也反对外力尤其是军事干预叙内政。新当选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阿卜杜勒巴塞特·西达反对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外部军事干预,新成立的“和平变革力量联盟”,也反对外部势力的干预,继续主张对话解决叙利亚危机。因此,通过政治手段,迫使巴沙尔交出政权,举行总统大选,或者把政权交给一个由各派组成的过渡委员会,或者把权力交予副总统沙雷,实现平稳过渡,还是有可能实现的。政治解决的前提是叙政府与反对派实现停火、对话,并给巴沙尔以出路。如果不能保证巴沙尔免受审判的权力,巴沙尔很可能不会交出政权,而是会和卡扎菲一样选择血战到底。

第二种可能性是陷入内战之中,长期陷入僵局。5月的“胡拉大屠杀”使叙利亚暴力活动升级,造成双方死伤无数,令叙利亚渐渐滑向内

战的深渊。但是目前叙政府和反对派都反对陷入内战的说法,美国也不承认内战已经发生。叙利亚政府在国外有伊朗、俄罗斯和黎巴嫩的支持,中国也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和组织武力干涉叙内政,叙国内部分反对派也不支持外来干预,西方国家也考虑到叙政府倒台可能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不进行武装干涉。在此种情形下,叙政府继续对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而叙反对派则继续抗议不断,甚至冲突进一步升级。外部反巴沙尔力量可能会在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下,继续加强对叙利亚的制裁,给叙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给反对派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武器,在国外设立培训基地,培训反对派骨干力量,加大对反对派的整合力度。如果反对派能够在西方国家和部分海合会成员国的大力扶植下形成气候,则内战的爆发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可能双方展开拉锯战,长期陷入僵局。

第三种可能性是政府军发动政变,接管政权。虽然阿萨德家族还控制着军队,但是一旦危机旷日持久,国内经济每况愈下,致使民怨沸腾,加上外部势力的策反,军士哗变,军队倒戈,军队迫使巴沙尔下台,并接管政权,纳入政治解决轨道,这种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四种可能性是外部军事干预。虽然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动武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法国明确提出希望军事干预叙利亚,部分海湾国家正在积极酝酿,英美也声称不放弃无力干涉,美国也提出了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动武的方案,因此,外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目前来看,西方动武的条件还不充分,一是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巴沙尔倒台后的叙利亚会往哪个方向走,没有人心里有底。

巴沙尔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和严峻考验,叙利亚的未来充满变数。从当前形势来看,叙利亚局势正在发展变化中,不确定、不可测因素不断增加。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叙利亚立即停止暴力,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以造福叙利亚人民。

(作者单位:山东省德州学院)